

國際問題小叢書之一

法蘭西的悲劇

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正中書局印行

Apr 31

742.23
804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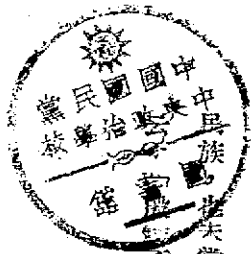
分類號 742.284 804

登錄號 18581

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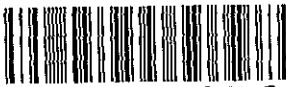
法蘭西為一次強維那，此次十應其戰後二十七年七月，正式開議後四十七日，論
際時，三分之一後，不待其下，器，與它，敵，日，取，遠，殊出世人意料。貝當
以八十餘之翁，何導者所謂維琪政府，忍氣吞聲於希特勒之支配之下，緬想當年凡爾登一
役的雄姿，真不勝今昔滄桑之感。

法蘭西這幕悲劇，固引起我們無限的同情，而造成這悲劇之原因，在別的爭取自由的
也夫嘗不是一種警惕自省的資料。本書所輯，着重於法蘭西失敗原因的分析；詩
「物與不遠」，可不懼乎？



弁

言



3 0479 9296 5

編者二十九年十一月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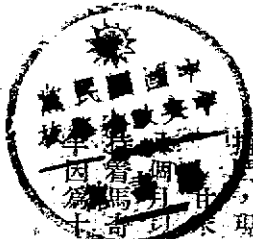
一、法軍潰敗目錄……………	一
二、法國失敗其誰之咎……………	一三
三、法國之敗敗於黨等……………	一七
四、法國崩潰的原因……………	二三
五、論法國之敗……………	三〇
六、圖意拉約：法蘭西的悲劇……………	五一



目

次

742.284
454



法軍潰敗日錄

月號。]

[巴黎晚報總主筆拉斐列雷 Pierre Lasserre 作，原載美國生



五月十日的早晨，甘末林將軍在他巴黎近郊維桑納宮堡中設置總司令部，當時在他旁邊有兩位

來，為欲與政治接觸的近便，他就在這古舊的宮堡中設置總司令部，當時在他旁邊有兩位
砲兵軍官，高聲朗誦着同盟軍現正開赴比荷的報告。

「激戰將要開始了」，甘末林說：「讓我們來草擬今日『箴勉訓令』。一九一四年馬
納之役，那篇著名的箴勉訓詞，就是甘末林起草的，其時他是雷飛的軍事秘書。接着就口
授道：

「自十月以來我們就瞻望着了攻擊，今晨已經發動了。德國人開始與我們作生死的
搏鬥，現以三字為法軍及其同盟者的勉勵，曰：勇、力、信」。

甘末林以「十月以來，我們就瞻望着了攻擊」為訓詞的弁言，並不是沒來由的。因為
一個月以來，這位鎮靜而短小的法軍將軍，他始終抹殺任何人主張採取攻勢的建議，他堅
持着馬奇諾防線固若金湯，他不允派遣軍隊去進攻尚未完工的齊格非防線以救援波蘭。一
九一五年以來法國政治家不肯提出相當的經費以建設適宜於攻擊之用的機械化配備，

法軍潰敗日錄

A 215403

18581

所以也反對派遣援軍到比利時與荷蘭。他曾經說過：「我們的戰爭，祇是一種防禦的戰爭，願以消耗德國，使之衰弱」。

而甘末林的信念，後來並不為其政府所贊同。到三月底，英法的輿論，鑒於芬蘭的慘狀，對於同盟軍呆守不動，漸漸表示不滿。法國五百五十萬武裝人員開始發出疑問：爲什麼這些法國的優秀民衆離家，而這樣守株待兔的等在戰壕之中？這種情緒的反響，遂使雷諾於三月二十二日代達拉第而爲國務總理。達拉第是甘末林的保護者，也是主張守而不攻的。到四月底，雷諾意欲把甘末林的地位易以他人，可是沒有做到。五月十日德方攻勢開始。甘末林草擬那篇倒楣訓詞的時候，雷諾正等待機會以貫徹他易人的計畫。

五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三天，同盟軍向荷、比、盧森堡進發，沿途因難民擠塞，行軍很慢。可是吉拉特軍(Giraud)所率的第七軍已抵安特威普，向荷蘭西部進發，皮洛德將軍(Billotte)的部隊則滯留在繆塞河一帶，高拉普將軍(Corap)一部分的部隊則向那慕爾(Namur)及亞爾德內斯(Ardennes)進發。

同盟軍在荷比尚未據守陣地，各就各位之前，德軍已渡阿爾倍運河，荷蘭瞬間崩潰。亞爾德內斯號稱要，可是在法軍第一道防線布置就緒以前，德軍的摩托部隊於八小時之內，暗渡森林，已繞過亞爾德內斯守軍之背。

五月十四日德軍入法境，其時法軍大都已開赴比利時，內部空虛，匆促之間，不及補

南1888

充，德軍急速推進，如入無人之境。法人絕無破壞道路，安置防禦坦克的阻礙物等措置的餘裕。甚至軍隊也來不及挖守堡壘以資躲避，法國各堡壘中六個月積聚着許多軍火和糧秣。高拉普將軍的部隊遂從兩面堵截小馬喬諾防線上，因第一線部隊前進而留下的稀薄缺口。德軍突破法國部隊，把他們切成幾段。奇怪的是德軍占領了司令部，用電話發出退卻的偽令，然後割斷電線，在短期間內，法軍各部隊間信息斷絕。在火與鋼的狂潮裏，他們迷失在鄉野，祇有輕砲來抵抗德方高度機械化火力。他們不知道事前何以毫無準備，他們不知道何以如此的被上官欺騙了。

法方前線的軍官，大部是隨時徵調而來的預役，手足無措，自嘆毫無統率的能力。雖是一腔忠勇之氣，因為絕未準備如何應付現代式的戰爭，不知如何是好，也像他們的部隊那樣看看天空，祇有敵方的飛機，絕無一架同盟國的飛機出而應戰。他們等在軍用電話旁邊，希望得到上官命令，可是聲息全無。等到電話接通，所得到的卻是敵人命令。

一個兵說道：「必有奸細」！於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除此以外，然找不到別的解釋。昏亂之中，士兵們棄甲丟槍，雜在難民羣中狼狽逃竄。德國人從廣大的突破口，以旅行者的速率衝入法境，不必多費一彈。

五月十五日，德國仍舊利用比法兩處法蘭軍隊分離的情勢，依照原定計畫進行。

這個大變動，甘末林的責任實在太大了。他的參謀本部目睹着戰局出乎他們意料地如

此展開，五天的戰爭使甘末林的計畫完全粉碎無用。

五月十七日邱吉爾到巴黎與雷諾、達拉第、和甘末林商議。邱氏答應派遣兩師部隊前來，其中一師是裝甲部隊，這是他僅可分派的實力。不過他奇怪甘末林如此錯誤之後，為何仍舊身居總司令之位。

五月十八日雷諾組織新閣，其時他已感到危機日迫，不能支持戰事的日子已快到來。於是任命貝當為國務總理，因為他這位「凡爾登的英雄」總能法國接受屈服。五月十九日國務總理兼陸軍部長雷諾任命魏剛將軍為同盟軍總司令以代甘末林。

雷諾向魏剛解釋軍事的危急情狀，謂德軍已渡阿司納河(Aisne)，阿拉斯(Arras)與亞眠斯(Amiens)已淪陷，兵薄塞河。現在如何重設法軍陣線，尚無良策。北部的法軍仍與德人交戰。德軍已停止於色當—芒脫美的(Montmedy)一帶，這或許是唯一的好消息。

問題在如何使比利時的同盟軍突過阿拉斯，與索姆河一帶的軍隊會合。

五月二十一日魏剛說：「讓我去看一看」。

魏剛遂偕其親信及奈爾上尉飛到敵方陣線視察。途中為德機轟擊，機師嚇得魂飛魄散。在敵陣包圍中的聖羅羅一地降落一次，然後飛到鄧刻(Dunkerque)，從陸地乘船逃離到查爾堡(Cherbourg)，再乘火車到巴黎，就向雷諾說道：

「情勢長出乎意料地惡劣，籌思良策的時機已到了」。

魏剛這次飛行巡察中曾與比王李奧博特三世晤面。比王的態度復令他可疑。比王不願放棄他比王總司令的地位，及把軍隊南移法境，比王表示萬不得已才考慮投降。五月十六日，後，英國司令頗不滿意法方統帥的表示，魏剛以爲之，英國與朝山特將軍 (Ironside) 對他說，因爲情的嚴，爲了佛蘭德斯 (Flanders) 英國征軍的安全，不得不考慮獨自的方策。五月二十日，當德國五個裝師團，及其他機械化步兵團渡過繆塞河的時候，埃朗山將軍正回與陸軍部商量對策。其有法方派來的三位聯軍官，坐在埃將軍的辦公處的鐵床上面互相商討。埃將軍爲欲隨時與地，和電話接觸，所以設榻於辦公處之旁，床前有一對埃將軍的長靴，桌上埃夫人與埃亮埃小姐兩張照片之間，展開着佛蘭德斯的地圖。埃將軍即在那時決定開始反攻索美河，法軍官表示同意，並謂勃倫夏 (Blanchard) 將軍的摩托化部隊和一軍的一部分可以從左翼助戰。

魏剛在途中，曾擬定一個比上述規模更大的計畫，若果實行起來，整個佛蘭特斯的軍隊亦可確無虞；不過須要動員所有的後方軍隊。埃朗山特的進攻計畫，只要一部分的法軍爲助，而已得皮洛德將軍的允許。魏剛對此信息後，就責成皮洛德不應作此決定，並且告訴英方，法軍不敷分配。他並且要求他們放棄法局部反攻的計畫，可是反攻業已開始，所以太遲了。他們達到第一步目的後，即遇猛烈抵抗，迫使英軍後退，甚至放棄了開始發動時的原有陣地。

五月二十三日皮洛德於亦倍立 (Noyon) 向英王解釋魏剛的計畫，其計畫係於五月二十六日法軍在北。英軍、南。同時發動攻勢，目的在兩面夾攻，突破索美河的德軍陣線，南北約同盟，得人聯絡。這計畫當然帶點冒險性質的，但爲了救援法國，不得不然。不幸北面負一部分責任的皮洛德，五月二十八日死於汽車出車。五月二十五日，比說因受德軍壓迫，向北撤退，英軍因與同盟軍的隊伍完全隔絕，遂遣兩師進據比國邊境的某城市，俾與勃倫夏德軍保持聯絡，勿倫夏德是代替皮洛德的。比軍司令當時先告勃倫夏德，「比軍正準備撤退」，然後走告英軍司令埃朗申特，埃軍答道：「讓我們也作此準備吧」。

在總攻開始前數小時以內，比人宣告投降。英軍即移向海岸，在鄧刻克與奧斯頓 (Ostend) 間登舟撤退。法軍既陷孤立，亦決定登舟。倉卒中大砲和若干裝甲師的配備祇能委棄於後。

德軍既必畏背後受敵，就絕不放棄中間，準備進行美河的攻略。五月二十九日魏剛於閣議席間宣佈，他認爲索美戰，乃最後可能的一戰。他將盡所具的人力物力作孤注一擲，絕不允許再作撤退。他向閣員解釋道：「在現代戰爭中，因爲追軍前進迅速，撤退軍隊損失是極大的，撤退不能節省軍備，且有一瀉千里，不可停留的危險」。

六月一日魏剛將此意告邱吉爾，並迫英方多派援軍。六月四日鄧刻克淪於德軍之

手，是日索美河的總攻乃即開始。

直到六月九日法方還有相當樂觀的印象。在那幾天之內，雷諾起草他致羅斯福第一次呼籲的電稿。魏剛向德線戰，最勉的訓令，甚至曰：「敵人已，相當的損失，其力量將盡，我們已，最後努力的關頭，大家切勿放鬆」。

魏剛所集中的軍隊計四十師，已把馬奇諾防線後面以及阿爾卑斯山與義國交界處的防衛部隊都徵調一空。同時德方每日必有大批援軍參戰。在長一百英里的戰線上，德軍集中竟有近一百師之多。計在荷易斯河(Oise)者四十師，在亞松(Goussong)對面者十師，在阿斯納(Aisne)上流者香賓(Champagne)者四十師，其餘更有無數的裝甲師準備，法瑞交界之齊格非防線進攻。

法軍只以繼夜毫無休止地應戰，而每日必遇新銳的德軍，於是那不可避免的命運趨即降臨。當時索美河入海處之亞布威(Albi ville)一師蘇格蘭兵先行潰敗，德軍乘隙而入，魏剛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竟欲重新新陣線。同時他警告政府立刻撤離巴黎。六月九日的夜裏各機關遷避一件等的卡車三千數千輛，各機關職員各眷屬，車輛也銜接不斷地撤離巴黎，向托爾(Tour)而去。法總司令部也向南後退一百二十英里。

六月十日雷諾與魏剛相發視察前線，二日後回到他在羅亞爾河畔的白里亞(Blanc)鎮的總司令部。兩人辯論一番之後，魏剛的結論稱：「什麼都完了，我們必須立刻停戰以免

更惡劣的遭遇」。

六月十一日義大利宣戰，六月十二日雷諾回河內爾，他反對停戰。他說法國的靈魂尚未消失。與貝當辯，貝當放棄作戰的主張比魏剛堅持更甚，他說「軍事上已絕無希望，所以我們非停戰不可」。

雷諾與邱吉爾通長途電話，並要邱氏立刻飛法，他一面召集閣議，出席的官員都有些緊張與惶惑，開會的時候，柯爾一帶正被德機轟炸，討論時時為炸彈聲音所打斷。

雷諾宣稱他主張「任何代價，繼續戰爭。孟德爾(Macdele)及戴高樂將軍均附議其說，戴氏並主「政府撤至勃拉東(Breton)區，那裏地形險要可守，且能從海獲得物資的供應」。海長江邦西(Compinchi)及航空部長拉朗麥涅克(Laurent-Eynac)並主辦退到北非的殖民地去。

貝當將身慢慢站起來說道：「這些辦法都是無補大局的，過一小時多一小時的損失，會讓德軍前進，他們的後勝利就愈有把握。現在我們的海軍及一部陸軍尚未受挫，馬奇諾防線也在我方手中，此應即提出停戰要求。將來自有辦法」。福洛維德(Frussard)及夏當(Charlemps)附議之，鮑溫(Baudwin)與鮑蒂利利(B. Nihilie)亦表贊同。

此時邱吉爾適到，會議乃中斷。邱氏為所得「報告」所動，他道：「請再支持四十八小時，今晚我將派遣一千架轟炸機前來，儘可能再把軍隊與物資送過來。先得阻止德

軍的前進」(兩夜之後，五百架英噸轟炸機卻未能擊退德方的進展)。

當夜由勒白倫總帥爲首，再召集會議。總帥的行邸，在都爾郊外，英皇的朗基阿宮堡(Chateau de Longjumeau)，其時情況已現慌亂，全城燈光絕無，街上很多裝載難民的車輛，朗基阿宮堡的會議甫開，魏剛將軍進來，臉色慘白，情緒緊張。

「諸位」，魏剛緊張的語言打破了室中的沈默。「諸位，現在，在你們前面的是失敗的軍人，不榮譽的軍人，我們除了解除武裝外，別無第二條出路了」。在魏剛說出這停戰決意以前，拿破法蘭西國樞要，向這些大人先生，原諒負咎甚深，於是福洛薩德即失聲痛哭，其餘的人也垂淚傷心。

那夜在宣布巴黎爲不設防城市，別無決策，其後在巴黎附近雖有一二日的保衛戰，但徒然增多摧殘，實際仍不能遏阻德軍的前進。同時魏爾已受威脅，政府必須作第二次撤退，此次以波爾多爲目的地。六月十四日德軍陷巴黎，同時魏爾慘遭轟炸，雷諾及其僚屬剛離開了數小時的那座宮邸，即被夷爲平地。

波爾多絕未準備攻，遷來，突然增加了二百萬難民，並且源源不絕而來，一般人都祇能暫時住在車上，街道亦爲這種車子所塞滿。

許多上下議院的議員各級公務員，都感覺到末日已近，銀行家、實業家、商人、作家以及他們的太太或情婦都準備逃難，街頭巷尾茶店旅館以及領事署裏，大家忙於設法簽

領護照，各部會的走廊裏人們去了又來，來了又去，探聽消息。在這種鑼於形容的空氣裏，各部部长們焦頭爛額，如坐針氈，他們每天集議數次，等待羅斯福對於雷諾呼籲的反應，同時他們還考慮把政府遷移到摩洛哥、阿爾及亞、英的辦法。總統府與首相官署設在同一街上，相距一百碼，要人來往的車子，絡繹不絕，內閣會議往往延長到四五個鐘點。貝力力主停戰，擁護他主張的人也日漸增加。他說：

「諸位，請爲法蘭西的前途考慮一下，我們不能任憑我們的國家自生自滅，也不能委之於侵略者之手，我們仍舊得站在這回聖土上爲國民設法。等到勝利者無所顧忌而拒絕談判條件的時候就來不及了，趁現在讓我們與敵人力爭，保持着我們的土地與人民，將來是仍有復興機會的」。

福洛薩德、鮑多溫、鮑蒂利哀及洛夫斯 (Arouvost) 等人亦發類此的議論。普氏並謂：「我們向國外撤退，民衆是不能了解的，他們要說我們帶了錢逃向國外去了」。

貝當接着道：「我們要迅速，再不能猶豫觀望。現在凡爾登、美次、厄比納爾、比爾佛德、特羅業、說蒙、荷爾梭斯等城，都已相繼失陷了」。

魏剛的司令部原撤至維琪，現已遷到波爾多一帶，他進來道：「最惡劣的情勢已經來臨了」。

雷諾仍力設繼續作戰：「不能放棄我們的艦隊，我們不能喪失榮譽及任何東西；法國

尙有未盡的資力」。他打電話給邱吉爾，要求他到波爾多，作一次最後的談判。邱吉爾不允前來，然後曾提一新建議，主張組織英法聯政府，在戰爭期間治理兩國人民，這個計畫，法方閣員中，戴高樂將軍擁護最烈，普馬來（Pomaret）則謂結果祇有給英國統治而已。羅斯福對雷諾的答復，除了表示同情之外，別無具體辦法。法政府中以前主張抗戰到底的葉百納加來（Ybarné-Gary）及基卻里（Chicherov）到此也相信貝當魏剛的主張了。

參眾兩院雖在休會期中，但議員則聚集於波爾多，他們中間亦多數傾向於要求停戰的主張。雖則參院的議長瓊納尼（Jeanneney）及衆院的議長歐利奧脫（Herriot）反對此說。

六月十六日下午，貝當將軍欲自內閣會議得一確切的決定，遂召集會議，由勒白倫總統爲主席，總統亦贊同貝當主張的，要求閣員立作決定，並謂停戰宣言向民發表的時候，須由重要軍事領袖簽名。主和派獲勝利，停戰之議遂定，雷諾立即辭職，是晚貝當組織新政府，以魏剛爲國防部長，以海軍大將達蘭（Darlan）爲海軍部長，鮑多溫任外交部長。先疑日忙於跟西班牙大使暗中談判的拉伐爾（Laval），貝當欲任之以司法部長，拉伐爾沒有接受，表示除外長外不願擔任其他職位。實則因爲他知道入閣後，必須簽訂停戰協定的恥辱，所以不十分願意當閣員。可是他把與西班牙大使的談判情形，報告了貝當。法剛所謂「光榮的」和平建議書，遂由兩個西班牙大使轉遞給德義政府。

當夜貝當沒有上床，到天亮他用氈子蓋了兩腿在圈手椅裏打了數小時的瞌睡，這是昔

年他在凡爾登的習慣。經過了艱難的一日，略事休息，他知道第二天還要艱難。

六月十八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慕尼黑決定對法條款的時候，德軍仍以破竹之勢，繼續前進，三日後維琪、里昂均相繼淪陷。因為柏林羅馬毫無回音，波爾多的人們焦灼萬分。

當時曾傳出雷諾潛赴美國的謠言。實則他很鎮靜而自信地仍在史普倫旅館裏。舊政府要員首先看明大勢已去，離法別圖大計者，祇有戴高樂將軍，後來他在倫敦另組反對貝當的政府。

六月十九日接得德方的答復：要求法政府簽「停戰協定全權代表的名單開去。」如該代表等德方認為妥善，則再告何時何地與德國全權代表會晤」。法方遂派陸軍大將洪辛格爾(Hindenburg)，陸軍大臣貝日雷(Berthelot)，海軍大將雷劉克(J. J. L. Ho), 及前駐波大使諾埃爾(Neel)為全權代表。是晚乘車啓程，赴康邊與德國代表協議，那一夜波爾多慘遭轟炸。

六月廿三日(即會)行秘密討論，商議艦隊問題。英海相亞靈山大與英大使堪培爾爵士(Campbell)乘飛機前來，與貝當、達蘭、鮑多溫等會談。一致同意，無論如何不能以法艦讓與德方，停戰條件。英海軍大將庫特與達蘭商訂防止德人攫取法艦的實際對策，閣議時達蘭即主張法艦自動解除武裝，日後不能作攻擊英國之用。全體閣員俱贊贊

同。

月二十日，英政府，於德國是，能提出比較和緩之條件，尚無把握，則至二十二日，英海軍部，舊，具奏然，法政府，是重又，慮對向，撤，計陸，如，英政府，刻，乃們，計如此，行，同時，舟，作，次，選都的，備，六，十，日，英，將軍，方，購回，方，正式，件，至，洪，格，爾與，員，了，每，六，小，時，員，已，自，西，牙，使，方，面，得，悉，件，內，心，條件，細，微，處，法，權，代，表，略，有，正，後，即，完，全，受。第二天法，停戰協定，亦正式簽字。

六月 十三日，午十二點，十五分，正，停止。法，於，宣，戰，後，二，百，九，十，七，日，戰，事，展，後，四，十，七，日，淪，陷，士，分，之，二，後，乃，丟，下，武，器，回，敵，人，屈，服。

法 失敗 誰 咎

〔法〕西原為一等強國，而陸軍之弱，尤為世界所驚異，乃不復竟屈服於德國鐵蹄之下，其故安在？德國之閃電戰，與新兵器之應用，為其主因。敗之重原因，要之有三：原因一，美利哥，和蘭週刊，二十三期（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出版）以有旅法多年之名記者加里可斯（Callias）氏所撰一文，敘述當時法國之況，於於敗之由，

雖未明言，然弦外之音，頗耐尋味。

法國內部情形複雜，政見分歧，由來已久。法國固有千萬農工忠於法蘭西共和國之理想，而樂觀此項理想者有成；但對此項理想託空言或公然反對之者，亦不乏人，而以貴族與資本家爲尤甚。彼輩或則公開擁護納粹之法西斯主義，或則秘密行爲，呼應於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此外尚有一派，對於德意雖無好感，而獨出心裁，努力於法國式之法西斯主義。政府交與諸公，尤無不出此數種別。有力巨額，祕密反對政府。掌握法國政府大權之貴族二百餘家，僅向營私自肥，彼輩甘爲私利而犧牲全國福利，彼輩嘗破壞法國人民政府，且於國防建設多所掣肘，而彼輩對於維持法國舊民主思想之企圖，尤加破壞，不遺餘力。

結果所屆，蓋已昭然若揭，法國前途，可以預卜。法國多數人民，咸抱失敗主義。若干高級官吏之善意，人民均不置信，因是備戰工作，無一不受重大影響。急進分子，橫遭壓迫，如責共產黨員過分同情德國友人蘇聯，以誣害他分子從事搗亂，然而上級社會中之失敗主義者與親德派反可轉所欲爲，身無畏懼。甚至往往藉口戰爭危機，而行階級鬥爭。巴黎之數百工會均被解散，財產亦被沒收，政府且禁止某一工會將其所收失業保險費發還會員。人民毫無保障，而輒得咎，倘有不檢之處，即被長期監禁，例如某甲因「俄人戰無不勝」一語，而受六月徒刑。

英法兩國人民所傳聯軍作戰目的，迥不相符。英國街頭巷尾，高談爲民主政治而戰，以及戰後根據民主基礎重建歐洲等。而在法國，則一無所聞，蓋納粹黨人之所爲卽法國政府之在國內所致力者。今若攻擊納粹黨人則難難以啓口，是以法國官方乃轉而高唱「德法世仇，法必亡德」之老調。

法國檢查外來消息之嚴，一如檢查對外宣傳。英首相張伯倫之演說以及英國白皮書，均遭禁止，令人幾於不信。倘法人專憑本國報紙，則絲毫不知印度嘗有政潮，或聯合喬治黨抨擊張伯倫政府。彼亦不知愛爾蘭之中立，或意大利西班牙之親德。至於共產黨在英國仍不失爲一合法政黨，或英國人民有極反對政府等項，彼更一無所聞。

法國嘗大肆宣傳，謂政府允許人民聽取外國無線電廣播，而德國則視爲禁例，犯者輕則處徒刑，重則處死刑。然法國政府照常設法以限制無線電之應用。無線電收音機捐稅極重，年需一百佛郎，幾抵法幣工人週薪三分之一或達半數。咖啡店中之公共收音機，禁收外國廣播。吾人須知咖啡店往往爲法工人生活之中心，則法國政府用意之深，可以想見。蓋工人聽取無線電，往往不在家中而至咖啡店中。

法國報紙忠實從事戰爭宣傳，自不待言。每一新聞之編撰，無不曲合政府意志，且隨時更易，常相矛盾。例如法國報紙曾盡戈培爾業已免職，但不久又傳彼以私運黃金出國而遭拘留。最後則載戈培爾頌職重授納粹大權之消息，前後不符，且無隻字爲之解釋。

法國工人相信被禁所受戰爭苦實較雇主爲甚，於是極爲憤激。例如多數工人等覺工作時間，加而工資減少，每週工作時間已大量增加，將近六十小時，工資既未稍增，而生活費則增加已。

法蘭西對薪工階級課稅極重，適役公民，除一切賦稅外，須納得稅百分之十五。而多數富翁，均因超過兵年年齡，反而得以逃稅。政府對於實業鉅子，備極優待，法國某政治家嘗於國會中報告，謂戰時利得稅僅一萬萬佛郎，然徵自工人之所得稅則數倍於此數。

法國士兵的地位，又如何乎？法國士兵常作不平鳴，吾人固不可不重視，因彼等不平之鳴愈多，作戰愈猛。但軍紀之劣，實不容諱言。青農夫一旦離鄉背井，投身行伍，生活既乾燥，且如開戰初期之情形，前線按兵不動，心灰意懶，乃意中事。平時薪餉甚薄，每日所得約美金二分，實際作戰時，日得二角二分，但其一半，須該士兵准假時發給。而英法士兵所等待則極優渥，於是此中原薄，迅速得三軍。法國訓練士兵之要旨，僅謂祖國有難，彼等必須犧牲捍祖國。倘彼深信各方之政府與商人亦各克盡厥責，保祖國，此種訓練要旨，自約束士兵；然彼等後方士發生懷疑時，軍敗壞，自屬無可避免。

士兵荷戶及後方家屬之生活問題，即小猿意馬，無法作戰，法國士兵之屬之經濟狀

況。極其惡劣，出征軍人家屬，糧準贍養，實較戰前失業救濟金爲少。家屬可有職業，尙須將一部分薪金密交，線士兵。

吾人固深知各國平時所遇之困難，平時所享受之某自由，而在戰時，須廢除或加限制，然法國之情形，未過甚。法國之保守派同時，兩種戰爭，一對德國，一對人階級中之重要分子，且因心，第二種戰爭，勢必有損，種戰爭之勝利。發奮之，即戶表示常軌之心靈。彼等，欲以一手遮本國人民之耳目，至於國防，人尉探軍情，尙在其次。英政府態度，正坦白，恰與法國之，腐爛得真反，吾人細細玩味，可知兩之大局已定。蓋法國政府願使帶有眼罩之人民上線作戰，智與吾人今日，法西精神，以及偉大法國傳統大相逕庭也。

法國之敗敗於戰爭

〔譯自倫敦現代評論，比爾氏(George Peal)原作。〕

一九三九年五月間，我居於見到了魏剛將軍。他先暢談了一小法，在來日戰爭裏的軍事力量，說在一九二九年到現在的，年間，法國，事進之速，規模之大，真之驚人，似乎德國野心所造作的軍事，局，法國已不完整的認識了。

他又說法國軍用原料產量的增加，最令他感到滿意。一九三八年「戰時政府組織」條例中，又奠下了工業動員的基礎。至於空軍建設，他說「法國是數居用」，他甚且說：「我們可以對來襲的空軍作有效的報復」，總之，「我們飛機上的武備已屬『善盡美』的了」。

他又盛讚法國士氣的旺盛，他說這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局部動員時可以證明。從那時起法國軍隊旺盛的士氣就彌漫了全國。

步兵在優秀的軍官團和有經驗的將軍們領導之下，依然是戰鬥員中的精華。一九三五年法律規定兩年兵役制，至今已收了很大的成效。法國當然仍舊盼望英國的援軍。一九一四年英國遠征軍約計六師，魏剛說，但在將來的戰爭裏「我們需要英國調十二師來」。

至於來日戰爭中的戰略，魏剛以為馬希諾和西格非里防線同樣都是很堅固的，兩防線上的守軍戰鬥力也同樣的堅強。所以照這樣說來，在兩線總計兩國就決不定誰勝誰負。在東線，「卻有新的機會……在那裏可以採取攻勢，如果聯合陸海空軍進攻，一定可以大獲全勝」。他還說波蘭的軍隊都是上等精兵，「無論從精神或物：兩方面來看，波蘭的力量足以自衛」。

上述的這些都是魏剛將軍一九三九年五月的預測，這位沙場老將雖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間曾於波蘭、拉伐特以及其東地方身經百戰，可是對波蘭的兵力竟至估計「確，

而且竟未能料及比利時宣告獨立後的結果。最糟糕的，他竟未能估計出和德國軍備相較之下法國自己的實力。至於他不能對波蘭和德國估計正確，猶可原諒，但法國是他知道得最清楚的，他怎樣可以說得這樣大錯特錯呢？他竟全沒有考慮到法國內部分歧的意見。其實，在他對我談話時，那些不同的見解已經摧毀了法國的實力了。

第三共和國成立至今約七十年，在這七十年間，他的確完成了許多豐功偉業。但無論如何，他總有一件事沒有弄好；他從沒有受過全國一致的擁護。在國難當頭時，法國大家雖能一致團結，但這種團結是暫時的。就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大戰時節，一九一七年還發生了內部最尖銳的分立。幸好普恩加賽克服了這種困難，他毅然地指派了克里蒙梭做首相。

在這四十年間——自一八七五年解決共和門憲法問題起，到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戰爭為止——法國的政局終未穩定。政府更換竟至五十二次之多；真可謂洋洋大觀。在這期間，議會應做的工作，如人民生活 and 國家財政等問題，全被忽視，簡直沒有制定過值得記載的有關社會福利的法令。

其實所謂無數的「黨派」實際上只有兩門，一個是左派，是多數黨，一個是右派，是少數黨。這兩派常常相互爭執，他們的爭論無論如何總比議會裏幾個人的爭辯令人注意些。

自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一年間，法蘭西政界有一個異常突出的新黨，這是在軍法團的命運有莫大關係，逐漸地無聲地長起來，他既不多加黨，也少有分黨，也不信任共和制。這個黨就共產黨。

在一九一四至一八年後，這黨的興起很慢。自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法蘭西雖較其他國家穩一些，但其後也感到經濟的迫迫，坐立不安起來。一九三一年大選時，共產黨大槓得八十萬票，議員中占了十席。一九三五年法蘭西深感經濟恐慌，一九三六年六月又發生空前的大罷工。接着就舉行大選，那次共產黨票一百五十萬，在議席中占了七十以上。

右派批評共產黨的意見，可以選選時他們的一個公開的告裏出來：「此次大選表示出赤色威脅的程度，也示出了議會政體恐不再能實行。人民陣線不過是共產黨為謀莫斯科的利益，所用的工具，意欲現他們流血和反動的陰謀」。

法蘭西政府為這種觀察所激動，所以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爆發的時候就壓制共產黨，而且許多共產黨黨員被非議責難，硬說「要重組織一個已明令解體的政黨」。議員的共產黨員有一個時期被剝奪出席開會之權。最後，又通過一道命令，謂凡是傳播共產黨學的人，一律處死刑。

講完了右派對左派的攻讟，現在再講講左派對右派的指罵。簡言之，左派的人說右派的人有恢復專制政體的傾向，所以對共和國也和共產黨一樣的不忠實。而且右派的人

因爲深恨莫斯科，他們早準備犧牲法國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現在他們也真的這樣幹了。

左派又說右派的人只知道錢，奪取的原因也。在於此，他們的反對並設計傾倒雷諾政府，即令在戰時也。設法摧毀他。因爲無論雷諾是財政部長也好，首相也好，他總心相和一九一四至一八年間（那時的戰費全部是借來的）完全相反。雷諾去，雷諾的戰費，他不想再舉債，只想用直接稅來彌補這筆龐大的戰費，於是那波愛錢的於愛國的傢伙又恨又恨。

這些反家覆去的爭執，削弱了法國大廠當前時的戰鬥力量。直到戰爭開始，甚且是在戰爭期間，唇槍舌戰一直就有。止過。

這樣使人對政府大大的不信任起來，政府中間又因爲互有猜忌而更難。就在這種情態下，一九一九年九月的時，法國參加了戰爭。要則除法國政府對戰爭所採的軍事政策，上述的這件基本軍事，必要知道。

在戰爭爆發的千鈞一髮之際，法國政府用種種方法，動員了全國的力量，其中包括戰鬥人員與工業人員。那時政府下的措施，對人民的反響，實在值得讚美，在四千二百萬人口中，竟有二百萬人被動員了。

當時的設施，外，雖這樣好，這樣敏捷，但要是我們把法國發動這戰爭的方法分析一

下，我們就不得不認他內部的矛盾已削弱了他的戰鬥精神。關於這，我們可以看看首相達拉第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和二十九日的三次演講，他無意的，也是很坦白的承認法國政府和法國參謀部「同意志的脆弱」。

他說：「我們沒有預料到戰爭會像現在這樣情形發展出來的，我們應當從速地作被動的抵抗，……我們有許多要塞……有我們軍隊藏身的屏障，我們一定要完成這些工作……戰爭的任務就是要法國人流血……政府必定……請反對採取我們全部不會忘記的攻勢。……我們並不首先攻擊人家，我們只是給打擊者以打擊」。

法國政府和參謀部採取的這種策略又怎能在戰爭中獲勝呢？也許這是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法國的人民和軍隊都無心作戰，只願意坐在家裏抵禦侵略。

還有一個理由也可以解釋因何法國人會採取違反他們傳統觀念、本能、甚至違反常識的行動。這是因為法國的國力已給內部的傾軋消磨殆盡，要是說起戰鬥力來，簡直是已經枯竭了。所以在戰爭開始，警鐘敲起的時候，雖然法蘭西勇敢的民族仍然存在，可是「法蘭西」這個國家卻早已不存在了。

法國怎樣會失敗的呢？因為法國的戰爭是法國人自己間的火拚。

法國崩潰的原因

〔亨茲蒲爾(Henri Po)作，原載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美國民族週刊。〕

法國的崩潰，由於下列四種內在的原因：（一）背叛國家和破壞工作，（二）根深柢固的和平主義，（三）不能了解希特勒及納粹的性質，（四）缺乏組織能力。叛國和破壞是法國崩潰的主要原因，這些工作都是法國右翼政黨受某些高級的軍事官員和文官的煽動後完成的。法國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人民以及全部中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的色彩非常濃厚，遂使他們不能夠了解法國外交的危機以及和希特勒主義鬥爭的特殊性質。希特勒的右派和共產黨人便利用人民的不明當前危機和渴求和平，開戰以後，共產黨就不再宣傳共產主義反而拚命從事反戰工作。至於缺少組織能力，這是法國人的特性，許多戰略上和工業上的錯誤，都是由於這個弱點而來。法國人不管是何種階級或是崇拜何種政治信仰的，總喜歡對任何事物都自由處置，討厭各種組織的方式。關於這，事實可給與證明。

一九三二年，德法商務協定成立，以法國勞倫鐵礦砂交換德國的煤，起初鐵礦砂的開採每月只限十萬噸，但至一九三四年，就增加到四十萬噸一月，很明顯的，這完全是因為要迎合德國整軍的需要。法國方面的鐵礦委員會是擁護這個協定的，而該會董事即法國駐

德大使西尼 (François-Poncet)，他持這協定開了談判之門，德國方面的代表是沙赫特 (Schacht) 和斯廷納斯 (Stinnes)。

當一九三六年春希特勒占領萊茵時，法國就停止生鐵輸出。那時正當人民總第一任內閣蓋翁倫 (Leon Blum) 當政，他決定取消這個協定，至少也要把他大大的修改一下。他這意見一經宣布，法國的企業家魏特爾 (M. de Wendel) 爲首，和政界一議，他這宜稱如果裝鐵的船隻不予放行，那麼五萬工人立刻就失業，而且，要政府允許他們自由，他們也願意接受政府關於社會的立法。在這種壓迫之下，勃倫只好屈服，所以，勃倫特到巴黎來要求擴大這協定的時候，勃倫已這這樣說了。一九三六年每月有六十萬噸鐵礦砂運到德國，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每月德國的鐵礦砂竟達八千萬噸。

一九三八年歐戰緊張之時，鐵礦砂的運輸會一時停頓。但當年十二月，里賓特羅甫到巴黎反，締結了一個範圍較前更大的協定，德國對法國進了一步。里賓特羅甫決定用德國的裝卡車到法國來運貨，運貨由德國負擔。就在那時候，德法合辦的公司在此利時和盧森堡也先成立。在戰爭開始之初，這些公司都組了，這樣在外邊看來，以爲比利時人和盧森堡人在管理呢。同時其他公司也在西班牙成立，最多是在畢爾巴 (Bilbao) 聖塔段 (Santanda) 和巴龍 (Barcelon)。成這些公司的真正的，只是與法國鐵礦砂時也能運至德國，而外表看來是運到中立國去的。這樣一來，德法的協定就具有戰時也能運

用，雖然是在方面稍少些。埃雷諾接到的可靠報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起至一九四〇年四月為止，法國運往比利時和西班牙的礦砂有七十萬噸至三十萬噸之多，還有一小部分運往意大利。

雷諾雖然屬於年來努力除納粹禍患的右派，而與福萊、蘭斯、貝其德、里內、道鐵、移外運的消息，便促其下臺。貝齊在他西班牙大使任內，先告派渣拉，後來又告派雷諾，說：如果法國停運輸鐵砂到西班牙，那麼西班牙也要停止運輸一切食料給法。類伐爾也要求過瑞士輸往意大利的路線應多繼續。

政客們像賴伐爾、龐萊、戰時非特公開的表示同情德，而且對里內的高級將領也常有資助。要知道這底細，就非得回頭下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卡洛魯特（C. P. R.）運動。這個運動雖經政府巧言飾，可是大都知道這是法目的右派。右派有幾個高級軍官之助，想期武力把法國成一個獨裁國，而和集權國家攜手。其後卡洛魯特的秘密行動越來越明顯，於是引起了警察的干涉。干涉結果也很不好，因為最有勢力的國主派領袖卻是這運動的贊助，警察竭力設法不去碰真的領袖。雖然在法國誰都說卡洛魯特組織的軍隊，裏有魏剛歌等人物，而且貝齊也是公開的同情他們的。卡洛魯特的軍庫在巴黎，克星蒙說，倫特發現，其中有來自槍機、槍，幾乎全是從德軍還來的。政府當局因為不願再這大舉民驚，所以其他的武器儲藏所，沒有去搜尋，只補

捉了百餘名卡洛魯特。可是，也沒有審問過一個人，這些人在戰爭起後，放出了一半，其後，放出了一半；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後備軍名單裏的軍官呢！

密許林將軍 (General Michelin) 的事件可以證明，卡洛魯特雖然在戰時還不想停止，他爲希特勒的活動。密許林將軍的族親設密許林工廠，這是法國最大的汽車公司，這公司的根據地恰巧在克里蒙脫福倫特，就是卡洛魯特運動的中心地。密許林將軍是卡洛魯特裏的一個軍事教官，而在大戰時他又是第五戰區的戰區司令，第五戰區司令部設在渥倫 (Orleans) 是戰爭中最重要的一個地帶，他位於法國的中心，除了無數的軍事營房外，那裏還是許多工廠以及有軍事重要性的公路的中心。下面有密許林從事破壞工作的兩個好例子。

去年九月，法軍沿着摩斯爾河 (Moselle River) 進行反攻的時候，因爲大砲不能如期運到，於是不得不中止，這批大砲卻好好的留在法國中部，這件事在十月的時報上披露出來，引起讀者們的震驚。在第五戰區，尤其是在渥倫、波傑 (Dortvas) 和凡爾索 (Virizons) 幾十輛裝大砲的卡車在那裏一直停到十月中旬。我會和一篇凡爾索的鐵路工人講起此事，他也很奇怪爲什麼沒有命令來搬運這批東西。

密許林將軍對付坦克車的手段更兇，在他的那個戰區裏，近波傑和摩太傑 (Moultarais) 有三個製造坦克車的工廠，他們寫的七十噸，而且都是很快很靈便的，上面裝的鐵甲比納

粹的八十噸的坦克車還要厚，可是這些法國的坦克車，沒有到過前線。這三個工廠製造出來的東西總是堆在第五戰區的運輸場上，我在凡爾賽車站上親眼看見過這批坦克車。當六月初德軍占領渥倫後，他們第一次看見了引以為奇蹟的法國坦克車，德國的新聞社也提起過這件事，不用說德國自然是高高興興的用這些坦克車去追擊他們後退的敵人。

在第六戰區（絡恩——賴哈伐 Rouh—Le Harve），我又看到法國軍事長官正在挑撥離間英法的感情。第六戰區很多英國軍，而且每天在賴哈伐都有英軍開到，兩軍的誤解先是在食物方面，英法曾訂定在法的英軍的食糧，由法國供給，賴哈伐的英國兵士告訴我，他們的飯食真不可口，所以他們只好請英國自己運食物來自己烹調。我說：「要是你們不喜歡法國預備的東西，難道不好在這裏買了東西自己燒嗎？」那些兵士們笑笑說：「是的，也許屠夫賣給法國人的東西是好的，可是我們卻買不到好東西，這也許是上輩的命令」。英軍和法軍感情之惡劣簡直難以想像，法國兵士接到命令，勿向英軍的長官致敬。在賴哈伐，很明顯的兩軍沒有什麼接觸，在一個港口的軍營裏，一半是法國軍，一半是英國軍，兩軍有水道可通，可是中間有障礙牆住，以免英法兵士相遇。反英的態度都是來自上層階級的，據前一個朋友告訴他和一個軍事長官的談話經過，那個長官告訴我的朋友：「戰爭的責任都該歸諸倫敦的銀行家，我的朋友鼓足了勇氣回家說，巴黎也有一大批應該負責的銀行家。那位官長無意的靜默了半晌，結果他又再三說反正英國對每件事都得負

主要責任。

這裏要是不提起甘末林也是不公的。他竭力限制在法國境裏反英的宣傳，喬治沃赫耳(George Dulain)和傑拉陶查斯(Jean Giraudoux)也爲着反對反英態度而呈請辭去情報部部長和管閒廣佈業職。甘末林也沒有比這兩個人更成功。

甘末林沒有能力，在他對自己的希望和公議遇阻礙時他就立即降了一部分也因爲他野心勃勃所以不容許喪失他的職位，他第五縱隊沒有直捷聯繫，但他真在知道在進行的是什麼一回事，他並沒有絆倒，因爲不需要給與他一人一紙致擊他的機。達拉曾懇命他在特羅特佛陸軍總司令，因爲特羅特剛給卡洛特事件牽連了不少，但達拉等又把甘末林一切關於軍隊組成的提議一攔就抽了幾個月，或者睜也不睬。因此甘末林要在比法邊境設軍的計畫未及時實現。達拉和真相情報部情報員以爲，勸誘先攻英法以後再造法國。甘末林下臺聽剛下臺後，他把危險都放在改組甘末林時代的動東西。凡是前任的設他極反對，而且他又對雷諾重組參謀部的計畫，實際上對剛並不是一個聽納粹的。可是，他卻強烈的反對英國，贊成軍事上的獨裁。

法國的暗探工作非但沒有做好，而且反而顯得有利於德國，因此精羅得很快，雷諾辭退了一部分人員，甚至有三個高官吏被捕。在比利時，荷蘭，瑞士的偵探因而易況的幕已經給德國收買了；從德國情報局的人員那裏得到的材料，他們還洋洋得意的拿回去報告祖

國。德國人賣給他們的文件中，表示在一九四〇年希特勒無意西進，而要集中全力在巴爾幹。甘末林，就因為聽信了這些鬼話，下令給魏剛在東方組織大軍，準備合土耳其之力去干涉東南歐。在一九四〇年春只有很弱的一部分法軍留在法國的北部，就是比法的工業中心，也沒有像阿爾薩斯勞倫似的疏散人口。

至於破壞戰時工業的問題，則很難舉例，因為有許多地方不知道到底是破壞的結果還是缺乏組織能力的結果。有幾處地，好像也並不單純是爲着缺乏效率的原因，我可以講述一件在凡爾賽攻擊的情形。在那裏建築着一所很大的航空器具的製造廠——其實可以說那所工廠是在建造中，我在凡爾賽就擱近三個月，在那個期間，只有十幾個工人每天在那裏工作幾小時。有一天，我和一個監督這些工人的工程師談話，他即刻告訴我：「我們用不着着急，這個戰爭是長期的戰爭，而且我們還有很多飛機呢，要是不夠我們還可以向美國去買」。

普通的人都是責備前任航空部長畢爾各特 (Pierre Coet) 對法國的缺少飛機隱負大部責任，也許可以說各特在平時沒有加速製造飛機，但他的承繼者沙伯爾 (Chambar) 卻比他更糟糕。他是達拉第的私，在雷諾未把他攆走時，他雖然負擔着國防中最重要職務，但在千鈞一髮之際，他還只是在上流社會混混而已。他的工作完全交付給專家們，關於製造新式飛機的提議，他接受與否，完全要看他和工程師和飛機製造者間的關係而定。他根據

專家們迎合他心理的報告後，在每次開內閣會議時總是固執的堅持用不着把大量的定貨單送給美國、法蘭西的航空工業已經太大了，足以供給軍隊一切需要，而且東西又好又靈便。因為他常常命令製造新型的東西，所以從沒有過大量的出產，在戰時，法國飛機的出產也不過比平時的出產多一點兒，平時的出產每月不超過幾百架而已。

綜合上述種種，我們可以說，右翼的運動——工業、財政和軍事長官和高級官吏們——已足使法國慘敗了，而左派自己也不行。法國失敗最大的原因是內部沒有戰時準備，而缺少組織力也是沒準備的大原因。

論法國之敗

〔法人勞·脫·特·聖·瓊因 (Robert de Saint Jean) 作，原載美國哈卜斯雜誌
一九四〇年十月號。〕

一

法國之敗，將為多少年後人們討論的主題。這是歷史上的一件空前絕後的大事件。為什麼呢？蓋自曠古以來，世界上從未看到過同樣的軍事行動，牽涉國家如此之多，需心

如此之少，而引起政治影響如此之大。

德國閃擊戰的成功，究竟費了多少時日？貝當將軍於六月二十日無線電廣播稱：「自六月十三日以還，停戰的需要，已有不可避免之趨勢」。由於作戰行動未及德國侵略荷比之前開始，故可認為戰爭的決一階段，始於五月十日迄六月十三日爲止，總共祇有二十四天，但也可以說他比這個時間還短。五月十七日高拉普（Cortet）的軍隊瓦解，法國主力潰不成軍。事後證明法國在那不幸的星期兩那天，一切大勢已去，以致不管法國兵士如何勇敢，法國更需如何拚拚，我們（指法國人）在七天之內就被打败了。

災禍這樣大，而掙扎的時間卻這麼短，對比之下自然會發生各種各樣的怪誕謠言。很簡單的，人們會以象若法國之亡，因爲有人出賣祖國。且爲聽聽計，或將指謗法總理當去冬秘密訪問瑞士時，曾飽受希特勒賄賂，而出賣法國。這卻是無稽之談，且過於偏重政治上理由，而忽略了我們應注意的軍事條件。

法國淪亡的軍事主因如下：數年來空軍實力不如人。許多法國航空員，雖爲世界名手，但去年春天卻等飛機效能。坦克數量太少，去年整個冬天，國防工業注重製造重砲，而忽於坦克。就戰爭發展的過程來看，重砲並沒有實際效用。防空工事過於遲緩。精神動員得不夠。更嚴重的，則因固執着老計畫，不肯考慮反對該計畫者的呼籲。若謂惟有一九一四年戰爭，法國纔有準備，這固難自圓其說，不過一九三九年之戰不如該役準備得充

分，這實不容諱言。老將們在不同的戰役中，憧憬並泥守着他們昔日的經驗。這一般人在法國的勢力，較主張新戰術的勦進將領爲大。他們祇肯守舊，不求維新。馬其諾防線，是一九一四年築壕衛的大計畫，竟用這對抗昔日戰爭的防禦工事，抗拒新式戰爭。且深信馬其諾防線不備足以殲滅侵略者，並能粉碎一切草命性的軍事學理。

這一切，雷諾總理早就看清楚了。他是法政府的領袖，繼達拉第之後執掌國政，迄法軍大敗時始下臺。很多年以前，他曾勇敢地廣播稱，這些弊端足陷法國於劫運。這種論調，使他大失舊派軍人的歡心。

但是雷諾內閣，並不能挽救法國的最後災難。這位政治家在野時頗有英雄氣魄，及其掌握實權，亦無所建樹。現有一個現象，極應加以說明，庶能大體了解法國這一幕戲，而且他在內閣總理本身的命運之外，還有其他的關係呢。

二

五月十七日我們戰敗的那一天，一般法國人的士氣還很良好，祇要小小勝利，仍有餘勇可鼓。雷諾政府在一切公共場所中，都懸掛着「加強力量繼續抗戰」的標語。但當五月十七日時，法陸軍部長仍是拉第算職掌該部大權，惟國務總理對他並不信任，而當時法軍總司令仍是甘末林將軍。職是之故，指揮作戰事宜，多半係操縱在陸軍部長和這位軍事領

袖之手。這兩位先生，雷諾總理都想免掉他，職位。雷諾總理當政時，其主張雖與那些當時的閣僚相反，但舊內閣的黨派仍舊擔任指揮權。總之，事實告訴我們，雷諾總理在位八十七天，在他這短促而悲慘的內閣存在時間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時間，他未曾更動他們的職位。他們的缺點與錯誤，雷諾總理是完全認識的。

是否雷諾總理自己胸有成竹，以致祇得讓別人來貫徹他們的主張，甯來領導戰事呢？不然，很久以前，這位國務總理就主張處理法蘭西的大問題，不必唯英國馬首是瞻，且在他就總理之先，他組織有一個小小的「智囊團」。但在他的內閣中，卻是些才智平庸與思想平庸的閣員，這是實情。

三月二十一日雷諾內閣成立的那一天，雷諾對他一位最親近的同僚說：「我就任得太快了」。這句話今日看來很奇怪，因為一切的一切證明，雷諾就法國總理職權便再早點，似乎尚嫌太晚。但雷諾總理說這句話，含有極明顯的意義。「我就任得太快了」這句話，說明着他覺得參加三月二十日秘密委員會未次開會而並未投票的議員，雖都不滿意達拉第，但不過負責備犯過錯的小學生一樣，責備他，並不願請他滾蛋。雷諾的意思，想先讓某一部來掌握政權（這一部正像其他不利於法蘭西共和國的各部那樣），作為過渡，然後結果所屆，必使雷諾本人成為政府領袖。但達拉第的失勢，快得太出人意料了，祇得到二百三十九票信任票，棄權投票者有三百人。議會投票後，達拉第決心退位。因為這樣不信任的

票數，他的威權大見減小。是日下午，法總統即召見雷諾。

雷諾的朋輩聽到這消息時，歡喜若狂。惟具此同感者，不僅雷諾的朋友而已。是夜，另一個團體，得此消息後，也同樣歡欣鼓舞。這團體且是雷諾的敵人。其實，達拉第的政黨，都認為這新總理在位時間不會長久，達拉第還可捲土重來。那天沒有選選達拉第的議員，都請求達氏原諒。所以當雷諾列舉組織他內閣的各部長名單時，達拉第的「班底」早已活躍了起來。雷諾聆訊後，遂改變他的計畫，不管他喜歡達拉第與否，他不能不擢用達拉第。達拉第是激進黨領袖，是一股法國人的代表。他那外省人的儀表，南方的口音，通俗的辯才，足以感動兵士、市民和鄉人。

雷諾卻與之相反，一付布爾喬亞，有錢而庸，身材矮短，面上長着粗硬鬍鬚。說話聲音很重，演講時姿與死板；這一切都使選民對他不成興趣。達拉第觀察馬其諾防線工事時，頭戴一頂新的軟帽，隨披着一件皮披肩。雷諾視察該防線時，卻整整齊齊地穿着皮外衣，戴着圓頂高帽。達拉第一二得到人民愛戴，雷諾則不然。

因此，三月二十一日雷諾不得不在他內閣閣僚中，任用他的敵手。而且，他非常不願意把陸軍這一部授任給他。可是，如果沒有達拉第的合作，那兵官僚不是雷諾所能駕馭的。

這個新總理，不是什麼黨的領袖，不能取得大多數的擁護。如無達拉第之協助，他將遇到極大困難。達拉第是激進社會主義黨領袖，沒有該黨的擁護或者反對該黨，則無法管

理內閣。總之，法門議會機構，具沒有聯帶關係的，議會推翻國務總理後，再推選新總理，假定由他來實行不同的新政策，但又強迫這位新總理不得不保留前任的閣員與主張。由於這些不合理的傳統緣故，真正民主政治的原則就消滅了。

雷諾總理退一步僅能兼司外交職務，那時候他很想任陸軍部長，以便在戰時且值此千鈞一髮之際，應用他承平時所擁護的軍事學理。雷諾如任陸軍部長，他將立即免甘末林職，罷免許多古老派將領，並引進新派前進的司令官，例如吉拉德將軍 (General Girard) 等。吉將軍很不幸，後來被德軍俘擄了。其實，雷諾很不甘心打消他兼做陸軍部長的意見 (與唐密涅克 Rue Saint-Dominique 的陸軍部像以前似的仍由達拉第和甘末林坐鎮)，而坐在昆達塞 (Quind'Orsay) 的外交部裏，指導法國外交政策。

當時民意尙不知道幕後的實情，一點不焦急。惟當二十二位國會議員及十三位次長名單發表時，大爲失望，國務總理所推薦的這些閣僚，都是並不出色而是弱無能的人。總理還說要調整政府呢。其實，這個新機構，並不比舊不切實用而意見紛歧的舊機構高明，雖在內閣中組織了職時委員會，也不能減輕人。這種印象，右派聲稱：右魯姆 (Mr. Blum) 和雷諾應屬內定內閣全部人選，並聲言反對在國務院中與左派合作。因此，各黨各派既無合作之誠意，且激黨本也沒有團結的意思。雷諾若手，其黨員，想在新內閣成立之初，就打倒他。達拉第因面子關係，不得不設法，緩這些陰謀者的火氣。這種陰謀，和敵

黨間的鬥爭，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戰爭時，也是法國的家常便飯，惟沒有如此激烈。因爲那危言法蘭西民主制度、議會中的極端偏人主義，當時所釀成的危機，不如此次之大，而敵軍壓境，也就和緩了內部的爭議。

一九四〇年的三月，情形相反。國會中各種陰謀自由發展，好像法國當前沒有希特勒大敵存在一樣。況且一般法國人，都想儘可能維持他們平時的習慣，雖然這是戰時，大敵當前，而且這個敵人，自一九三三年以後，就處心積慮忍受困苦，必欲一逞的，但法國人卻不稍事警惕。這是法國最大的不幸。

雷諾總理講畢祇有四分鐘的內閣宣言（法國歷來內閣宣言，沒有這樣短，這與法國傳統相反），並答覆議員質問後（答覆得並不娓娓動聽，蓋因雷諾氏過於疲勞，且受了會場中沒有熱烈歡迎的打擊），看到擁護他的議員，祇占二百六十八票，反對者一百五十六票，棄權者一百一十一票，反對票與棄權投票的人數總和，爲二百六十七票，這個內閣的多數票祇多一票。當這投票結果判定後，雷諾當晚幾乎想下野，但他決心保留他的職位，遂讓議會休會十天。

在這十天內，雷諾有時間來從事重要行動，藉以穩定他對國會及國家的權力。但是他能作什麼行動呢？任何使他做法國政府領袖的方法，他都覺得行不通。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那天，他作邊區視察之行。當國防各領袖舉行會議時，雷氏仍

無斷決策。在昆達塞及波龐宮 (Place du Palais Bourbon) 舉行的會議，全是雷諾唱獨腳戲，後面那次機密會議，內閣閣員，都未參加，但其中曾有一位女性出席，不甘自棄她參政的地位，並在會場中，發表她對於若干嚴重問題的意見。

三

從軍事觀點來看，大規模行動的計畫，仍是模糊，官方的主旨，可從甘末、將軍某日的言語中得其端倪，而且流傳很廣。他說：「馬其諾防線，和西格弗利防線，是法德兩國不可攻破的銅牆鐵壁，法國如遇攻擊，馬其諾防線足供防禦之用」。另一方面自出師援助芬蘭問題告一段落後，所感覺的，是促使達拉第下臺的不安情緒，並未稍戢。過去的那一冬，國務員對這征問題意見紛歧，爭辯甚烈，左派右派之中，都有反對或贊成的人。這個北部小國的命運，大大地激起了法國的情緒，並引起生動的爭辯。我們於是得到若干肯定而不愉快的結論：

- 一、敵人一再居於主動地位。
 - 二、凡遇有事必須反應之時，一定顯出了兩派的公開對立，這給德國以宣傳的良機。
 - 三、法國沒有自擇其作戰的方針，祇和英國商討，因此，失了很多時間。
- 達拉第左右為難於各種不同意見之間，遂一本其舊貫，終以折衷辦法了事。但與論不

以此爲滿意，並表明決不能容忍。因此國難至大。

在以前戰爭中，有時民衆常對政府施加壓力，藉以轉移軍事活動方向。例如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戰爭時，民意要求用涅費爾(Nivelle)代雷諾將軍。這個要求，幾乎引起了不可挽救的災難。厭惡戰爭的法國人，一旦遇到戰爭，須使他出全力效勞，並不感到他動員的不必需。當一九四〇年春，那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存在的士氣——我們必須抗戰——消沉好幾個月之後，復告煥發。且有與新內閣總理索個新有力的提議。

雷諾總理雖爲這種意見所推動，即遵導原則而不注重人事，但他竟感到他的孤獨。他總攬戰時內閣，並創議在內閣中成立戰時委員會。該會之成立，係根據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一日的立法。但是雷諾總理是多麼的孤獨與無援。陸軍部長達拉第反對他，陸海空軍的將領們完全不與他合作。三月杪，魏剛將軍抵達巴黎，外界謠傳雷諾會徵求魏氏同意，擬請他出任總司令。這謠傳不可靠，而且免職甘末林將軍，勢將使達拉第自動引退。其結果必至內閣塌台。

雷諾鑒於三月二日國會復會的日子即將來到，關於作戰及遴選司令二事，尙無大體的決定。

至於外交方向，依然未決定。雷諾兼任外交部部長，對於外交當前的途徑，踉蹌若指掌。右派意見極端反對蘇聯，並反對外交部祕書長雷格(Alexis Léger)，說他是蘇聯的走

狗。歷年以來，法蘇同盟，是吾國外交政策諸基礎之一。聯盟蘇聯，仍為參謀部的若干黨人所主張。其明顯理由是：布爾什維克的蘇聯，可以勾結之以反抗納粹德國。這個政府領袖，在戰前因親蘇關係，備受嚴厲譴責。現在就任總理，對於公開反對「蘇聯的背信」一舉，極為小心，並認為他之反對一九三九年八月間德蘇諒解，將為國會中右派分子所贊成。如果犧牲雷格氏，則將得到保守反對派更積極的擁護，但雷諾總理不願立即如此做去。同時，他祇裝腔作勢來反對蘇聯。蘇聯駐法大使館發往莫斯科的妥協電文被公開發表了，因此這外交官必須離開巴黎。

這須偶然事件，和反對共產黨宣傳的新措施，以及關於更有力的中立政策之宣布，均不足使雷諾總理之感增大。博得國會的信任。當雷諾於三月二十六日首次無線電廣播時，法國人並未聽到什麼新奇的東西。如說雷諾當時沒有動人聽聞的決議（這是當時法國情勢所急需的），至少他的論調是很「敢」很罕見的。他不斷要求他的國民忍受犧牲，這也是他任財長的整備時期中的同樣意旨，民衆並不喜歡這個論調，且不願聽這個學校裏先生教訓學生的論調。雷諾身任戰時政府領袖，現在知道在一般法人心目中，認為雷諾如不下臺，亦須要改變這令人討厭的作風。因此，雷諾無法完成他前任各總理的成績：壓服國會，使他們知道民意是同情於行政的方面。

雷諾既未實現他任何理想的奇勳偉績，只得效尤以前各位總理的同樣作風。於是乎他

也作法國歷屆總理的那種旅行，旅遊倫敦。達拉第藉口他的身體健康問題，未隨雷諾同往。蓋因雷諾內閣的末日，似已迫近，這個旅行對他似乎不利。當雷諾旅遊倫敦時，他切實擔保法政府不單獨對德媾和，如果當時他知道，在十八天之後，他就要拒絕去簽字停戰協定的話，他必大為驚訝。

當雷諾過回巴黎，他剛好趕得及在議員們回巴黎之前，宣布封鎖的強調。老實說，強調封鎖的消息，不能使人得到好感，且不相信這消息。當該冬雷諾任財長時，有一天他坐在封鎖部長和軍備部長之中，他笑着說，他靠前者把握勝利的機會不如靠後者多。法國消息靈通的人民，卻不信封鎖的重要性。議員承認在休會時期中，他們聽選民對於政府此再宣布，並不擁護。因此派一代表謁見拉第，問他「何時擬把雷諾擠下臺」，「愈快愈好」。惟達拉第明知這個國務總理即一場臺，不願給他這最後的打擊。總之，這幕國會的滑稽劇，還在噓頭百出聲中，演奏下去。

在上議院中，這個內閣先對付一番，議會定三月八日開會，人們認為這一幕戲一定很好看。其實，上議院推翻三共和國政府，這是很可觀的。雷諾在國會爭辯的前幾天，對他的黨人很自信地說，如果放棄投票的人數不超過六十人，他可以勝利。同時，社會主義黨領袖布魯姆盛稱，「雷諾不主張激烈進攻」。這是和政府反對派的謠言相反。但其他方面的謠傳，則謂雷諾會與軍事將領商議，認為該時尚無此種計畫，並認為他們要以

時間爭取把握勝利的戰術。當戰爭初一個月時，一般人認爲長期戰爭，必使德國屈服。而且這意見，亦盛行於倫敦。霍爾·卑力夏(Hore Belisha)氏，不是說過「我們將很安逸地獲得勝利」嗎？

達拉第知道法國國防的缺點，並知道國會中許多委員會的數字多屬錯誤，他知道從九月至三月，是個極悲觀的時期。惟他願法國人相信，「我們可以不必冒萬分艱險而擊敗敵人」。他因此言論，且獲得人民的信仰。故當達拉第退休時，有些固執的議員，甚爲驚異，並坦率地發出選舉團體內蘊的情緒，大聲疾呼道：「這戰爭如由雷諾來領導，勢將指揮得不如以前一樣的民主化。這等於說：『注意呀！現在他們將更猛烈地抗戰』。因爲從某些人看來，「民主的」(Democratically)和「猛烈的」(Energetically)兩義完全相反。

法國既無力完成任何野心計畫，祇好回過頭來加強封鎖，遂於四月七日在挪威海岸設置水雷網，阻止鐵砂的運輸。德國對這一舉的報復，顯明得很。德軍乃於九日侵犯丹麥與挪威，現在談不到傾覆內閣的問題了。德國的行動，苟延了法國內閣的生命，但這苟延的時候蹉跎過去了。否則，法政府 and 統帥部，也許可在這時期中運籌一些計畫，以避免滅亡或延緩滅亡。

法政府答覆敵方的任何措施，非失之迂緩，即告難產。當四月九日上午七時在外交部舉行國務會議後，即有此種先兆。兩日後，魏剛離開巴黎，回到敘利亞。雷諾拍電祝其旅

途平安，並贈送一位他無法擡升的司令官以鮮花。德軍進犯挪威，並未激起任何變化。達拉第和甘末林的答覆，依然如舊。

有些法國人認爲：如果法政府不與德國在挪威交綏，德軍也不會發動這一套的攻陷，以亡法國。但這種爭辯，並未顧到最簡單的一個理由：誰都不能在二十四小時內，把組織與訓練兩臻完備的一支軍隊，像德國那樣占領哥本哈根、奧斯陸、柏爾根(Bergen)。德國侵略挪威，無論如何難以避免的。

四月九日以後，種種事件紛至沓來。法國的命運，既不仰賴其政治領袖，亦非依靠他的軍事將領。幾月來甚至幾年來鑄成的錯誤，昭然若揭，輕輕一擲，法國大有動則瓦解之勢。這位不幸的政府領袖，若要應用革命的方法，要改換人事與方針，即想調換總司令和陸軍部長的人選。但他這些決策，嚴格說來（魏剛於五月十九日，法國大勢已去的時候，纔出任法軍總司令），其作用就像攀登阿爾卑山的人，伸着手想避免跌下的姿態，一樣難用。

法國歷史家培恩費爾(Jacques Bainville)——或說他是個預言家——於上次戰爭結束後，即對許多倔強的讀者，預先警告了這災禍。他說：「法國似乎充滿一團大火，因為每一災禍，都好像是某種特殊錯誤的懲罰」。高拉普軍隊的失敗，就是疏忽的重大犧牲。因為疏忽，致使將領們相信錯誤的情報，並不預防敵人。牟斯(Moise)之役，是不相信坦克的教訓。比利時之淪陷，結果使法國外交上聲望日衰——法國城市之被炸，這是沒有充分防空建

設的懲罰。法蘭西之役，擊斃地喚醒了祇信賴堡壘與防禦戰的糊塗蟲。

爲了這殘酷的命運，那曾負責法國陸軍四年多的陸軍部長與總司令以時下臺。雷諾總理，這位在位祇幾星期的總理，爲了自己的過失，以及他前任諸總理的過失，而被人譴責。在過去兩週接二連三發生出人意料的事中，雷諾爲着某些迄今尚未明瞭的動機，似曾數度想克服他的愚昧和寡斷。最著明的即想挽救艦隊的命運。也許雷諾的思想，長於批判，不能應付悲慘事件。他的反應行爲不如拿破崙或克里蒙梭，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發生的事件。他沒有運用在危難環堦中，明機立斷的本能，而違拂了他本性的心意，閉守在波龐宮中，推諉他的演辭。這演辭是他無線電廣播時用的，極爲生動。可是命運和他惡作劇，他在廣播權所傳送的演辭，祇是報道不幸的消息。法國人民知道這位總理是不幸的，都怕聽馬賽音樂廣播後他的不幸消息的報道。總之，一位拳師，有時猶豫起來，常徘徊於一個觀點與相反的觀點之中，這位總理充分表現了出來。最少這說明了他同時推薦兩人擔任兩國重要職位，戴高樂將軍與鮑都溫 (Paul Baudouin)，何以會如此的不同。

四

法國法律頗爲濶闊。決定作戰的原則，係政府的職責，司令官祇負責執行。故在平時，軍隊應接受之官當局原則的指導，他們不必去決定法國的軍事政策。共和政體成立以

後，起初即定下這新制度，乃是沿襲着法國諸大君王與拿破崙的辦法。但軍隊與政府間的關係，逐漸改變，國家當局主權的危機，也至此為甚。因為政府允許最高統帥部自由行動，並相信惟有如此，始可加強法國的安全，遂犯着嚴重錯誤，並辱其使命。

當法國第三共和國時代，軍隊與政府的關係，常多困難。一九一四年前，國會議員反對獨武主義者甚多。軍事將領與他們攻擊的對象，或是他們追究的目標，而且他們時常加以注意。但這種現象，亦有優點，即能鼓勵負責者熱心職守，並有所顧忌。

一九一四年戰爭後，那些領導法國人得到勝利的人們，自然聲名顯赫，備受欽贊。最高統帥部正確的主張亦為意見紛歧的各方面所宣揚。早就不信任交給派的軍人派，現在威權比以前更大，足以保衛他的勢力範圍，並成為他領中最高主人翁。勝利者往往得人同情，這個不易之理，就迅速地發展開來。老將們繼續握攬指揮軍隊的大權，沒有及時把這權柄交給新派將領或理想者。後者均主張新軍備與新戰術的。老將們常聽到一位上校或少校談論坦克在將來戰爭的重要地位時，他們總是微微含笑，好像在聽高聲朗誦凡爾納(Jules Verne)或威爾斯的小說一樣。

他們忘記了軍事事務沒有絕對性的，並忘掉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中有特殊表現的將領們，當時都表現了一種近於異端邪說的獨特精神。因此，某一位上校因為他始終認為沒有相當軍備不作戰，並謂刺刀衝鋒的英雄行為，不足以抗敵人的火力，而被他的上峯

訓示。那個時期的先導者，即是貝當將軍。那時候，有一參謀部的代表（這是一九〇九年的參謀部）聲稱：「你對我們說重砲，可是我們並沒有重砲」。步兵指揮官在一九一〇年時堅信，使用機關槍對於作戰技術無絲毫改換。且有一位陸軍大學指揮官出席航空會議後，作結論曰：「這是遊戲而已，對於陸軍部毫無重要性」。結果所導，迄一九一四年，法國乃以三百門重砲對抗德國一千一百門大砲，以二千挺機槍對抗五千挺，以一百六十架飛機對抗德國二百三十架飛機。由於泥守傳統的緣故，造成了一九一四年前法國的衰老，及一九一八年後許多更大的損害。

第一個錯誤，是沒想到占領土地的重要。且不像拿破崙似的，不盡任何犧牲，忍受國內困苦，和敵人繼續作戰。同時，大家都只注意防禦，遂漸漸感到了馬其諾防線的神祕。這種神祕性帶有一種催眠作用；遂減弱法國不少力量與主動精神。

的確，要在這環境下，擔任攻擊的原則，實不可能。何況凡以頑固的方法，都有其劣點。在軍事領域中，誰都應進行他能夠完成的政策，纔是道理。例如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當缺乏充分軍備時，還作消耗戰攻擊，這即為嚴重錯誤。此後幾年中，主弱防禦的理論家們，勢力還很囂張。認為法國沒有充分的人員，不能採取大規模攻擊。

但當戰爭已非人員問題，而是軍火問題之時，這論調還可相信嗎？德國人口雖較法國多兩倍，誰敢武斷地說，法國如有十師團或十五師團摩托部隊，也不會止住德國的侵略

呢？

大量生產坦克飛機，足以補救人力之不足。且可組一龐大的機械化師團，一個真正專門的軍隊。大量製造坦克與飛機，因人們不大相信坦克之重要性，以為言過其實，遂肇起反對，且在陸軍部心目中，總以為成立一種特殊軍隊，是個新奇的事態。他們只願守成不變。決定法國軍略綱領的統帥們，他們有一個最高原則，就是不濫埋怨的原則。

政治家們對於軍人的決策，初則不表意見，繼則與之一唱一和。內閣總理用他所謂尚武音拍的柔和音樂，以和緩民衆，並說他因得到軍人派的贊可，可以使每事都處理得很好，藉以安慰他們。一個唯將領們之命是聽的政客，必被稱為賢能陸軍部長。這真是倒行逆施了。

如果法國不在另一方面遵循一種空談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加法國以責任，使之成為國際聯盟第一名的國際警察——也許這一切可有些和諧。歐洲萬一有人發生了犯罪行為，這國際警察將從事於秩序建設呢？抑是他看到他對於與師問罪一舉，尚無充分準備，因此退守其自己家門那個足以自守的崗位上去呢？一九三五年時，法國陸軍部長，是個軍人，摩因將軍(General Maurin)。他發表的官方主張，不帶一點政客所擅長的舌辯口吻。摩因將軍於六月三日在國會中肯定地說：「誰能相信，當我們會花數千萬鉅款建設堡壘屏障時，還想進攻呢？我們能在這堡壘之外作戰嗎？我不知道這是多麼危險」。次年三月，

德軍重占萊茵地，比利時國王不履行義務，於十月間完全孤立。所以當侵略者突來攻擊之時，比利時完全空虛。

德軍重占萊茵地後，法陸軍部商議一切，並答覆道，如不大批動員，則毫無能為。因為動員時間恰在選舉的六星期之內，以致政府一事無成，祇限於口頭上答覆。如果他們曾組織了職業式的技術軍隊，則這種動員或可避免。輿論曾主張組織這軍隊，可是沒有成功。

一九三四年，法國出版一本書，題名為「論職業式的技術軍隊」，這書並未引起人們注意。該書內容稱：「德軍決採短捷及輕便途徑，直搗我們腹部，果然，則他不會以瓦茲（Oise）一河，為其主要進攻路線嗎？瓦茲是我們最薄弱的據點……這就是說，法國將這最危險路線的防務，依賴於比利時……但比利時這個國家，有多少理由，可以確定他必出全力以作我們的前衛呢？」該書作者認為馬其諾防線的價值，已臨到最後判定的時期。誰都不能過分重視防禦工程的優點，這個防線的功用是有一定限度的。且他使法國北部完全陷於空虛。誰能預料現代攻擊機械如飛機坦克等的效力，不足以影響防禦工程？在該書另一頁上，作者描寫着六年後一九四〇年的戰爭，他說：「安配在數十里戰場上的二千架坦克可以同時出擊……戰場的固定性不再存在了，使你措手不及，使你無法獲得局部的勝利」。作者也預知具有飛快速度的公軍隊，其打擊力甚大。他主張爭取主動是對付德國惟

「良好的辦法；這可使德國喪失能力。祇要當他突擊發爾密(V almy)愛那(Iena)和馬恩等地時，也給他以突擊。該書作者，署名者即為戴高樂將軍。該書闡述新穎勇敢的學理，為前此所罕有。這個作者是貝當將軍參謀部的一位官員，於一九二〇年以降，即潛心研究這個學理。該書經雷諾與德國最高統帥部閱讀後，覺得異常有理。」

請求組織摩托師團的計畫，於一九三五年曾在國會提出。雷諾當場竭力擁護，但終被否決了。反對者提出種種執行的困難，以及經濟的理由。其實他們反對這計畫，實因他們願意擁有徵兵制的軍隊，保守着老方法。他們並且私下議論道：「一個職業式的技術軍隊，有政治上的危險，恐將一變而為古羅馬的護衛軍。至一九三六年，有一將軍撰稱：『愛好和平專求自衛的法國，自然不能不反對摩托師團。』」

一九三六年雷諾贊成以下意見，即謂：「我們東北部國防最強；惟謂其絕對不可攻破，亦屬錯誤」。他還說：德國因缺有坦克利器，似可攻陷荷蘭比利時。在那兒，阿爾伯特運河(Albert Canal)防禦工事頗為堅固。該運河陷落後，德軍將迫進至我們三百五十公里處的北部國界」。法國民意，對這警告毫不注意。

法國也會組織裝甲師團，因人數不足，磨時太久，換句話說，毫無用處。雷諾總理有一天在國會中說：「我們應以偉大神來應付軍事問題。在戰時祇有巨大犧牲」。

他們雖然沒有決定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去干涉歐洲的事件，但依然堅稱，他們並未

放棄互助政策。一九三七年初，國務總理布魯姆主張放棄永久防禦B理論，並保證法國不能袖手旁觀。陸軍部長達拉第當他宣稱「當歐洲充滿烏烟瘴氣之際，法國不能坐守不動」的時候，備受讚揚。

同年，發生了對於北部設防的爭辯，這極有後衛利益。他們都說，這個防線完成沒有？是否與馬其諾防線一樣完整？達拉第於二月宣稱，他不顧一切反對，將工事延長至鄧刻克(Dunkerque)。至十二月時，他遇到更多的反對，並發覺最高軍事當局反對。年年承認北部的國防，認為此事是不易實現的。自從國務總理宣布這事是在進行中，並將繼續進行以後，這些建設實際上沒有什麼進展。戰壕挖好，認為現代機械無從越過的了。

一九三七年時，預言頗多。有幾位議員，由於一種奇怪的先兆，完全預言了後來發生的事態。巴民提爾(M. Parmentier)認有比利時位於法國之北部與東部，他除阿爾丁(Ardenes)外，並無其他艱險的道隘，而且侵略者儘可由此假道。但是文治派和軍人派對這災難的預言，毫不在意。一般法國人，不相信這個災禍。

五

除了軍事錯誤外，我們如欲檢討政治的錯誤，則可說法國的一切不幸，係由莫一二閣僚所造成。依照這政治的錯誤，乃可窺見道德上的錯誤，且除此以外，一般法國人亦有應

得之罪。渣拉第的忠誠，沒有人懷疑過。達氏缺乏遠大眼光與勇氣，如他得在較為平穩的局面之下，或將對法國有所貢獻。至於雷諾總理，他的錯誤在於每念必為他在戰前曾喚醒了酣睡的民族，比任何人為甚。其實法國人民並未接受那些人呼籲人民對這空前外患忍受極大犧牲的要求，他們不願對這衰病的民主政治，灌輸以他需要的力量。老實說，凡今日生存着的法國人，都應引咎自責。

如果審問一般的法國人，他將聲辯道，他沒有注意將來的戰爭，因為他厭惡黷武主義。他的理想，並不想偷竊別人的所有，殺害隣舍，每日工作十二小時，和製造軍火等。他祇愛沿着馬恩河划船，吃吃白麵包和牛油，覺得這種樂趣甚於打靶。不過，紳士如與暴徒為隣，則將如何措置？自然他必不計手槍所值幾何，立即購一枝槍，並在精神上武裝起來。他必不聽信暴徒夥伴的鬼話，說什麼一個人可以同他在一起。現時納粹勢力囂張，並證明納粹黨得寸進尺地要改變世界地圖——納粹已宣布了這目的——所以追求快樂的理想已不再可能了。牛油時代，已經過去。大砲時代，現已開始。

「來日方長」，「物極必反」，這是法國最要不得的兩個口頭語。我們政治上的思想，是多麼輕鬆呀！雷諾當對那些人私下發表他在戰前的焦慮。假裝鎮靜，和錯誤的常識遂使巴黎人與各州人民，並不過分重視希特勒。他們不焦急，即當作戰時，他們似乎還有幾多年的時間，尤其對美國購買物資為然。預計在一九四〇年完成的飛機工廠，廠既未建，而不

是連機器都沒有訂購嗎？還有一種最奇怪的現象，即陸軍部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千鈞一髮之時，曾數次呼號謹慎，曾宣稱我們有利之機會。這個聲明不但當時的外交部長龐萊引為驚奇，即國務總理達拉第亦然。樂觀主義增加了危險性。但自動員時開始，人民的開教與疏忽，仍是法國民族傳統的民族性。布爾特氏(M. Berte)很準確地指出了一九四〇年法國兵士不足與一九一四年相比。當軍隊潰敗時，他還不知新戰術為何物。這新戰術，他們未曾演習過，也未學會如何對抗。法國兵士之糊塗，好下棋的人，糊塗地下了半天棋子，纔發覺坐在他對面的人，是在和他下棋。

在陸軍部及國會中，他們在法國時常遇見的開明分子，他們都很清楚地指出國家的缺點，並且高喊道：「不是立刻刷新就是滅亡」。歷年來，他們指出人口生產率低減的危險，當局之危機，大體臨頭無法應付的恐懼，個人主義的崩解，以及其他弊病，都損毀了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在法國可以說早已不存在的。此次的失敗，究竟得到了教訓，這是多麼重大的教訓！他利於今日世界上還保持着自由的國家，同時也有利於明日的法國。

達拉第：法蘭西的悲劇

〔姜白林 (W. H. Chamberlin) 作，原載美國水星月刊一九四〇年八月號。〕

關於愛陶阿特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的事業及其人格，並無令人驚異之處，可是他的突然下臺且一蹶不復再振，倒頗值得注意。在本年一月以前，達拉第是身兼總理、陸長與外長的要人，可是現在他卻變成了一個流亡者。他的命運正和他國家的命運一樣，他的悲劇就象徵着法蘭西的悲劇。

達拉第失敗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個平庸的人，而他所應付的危機，卻只有具有拿破崙與普里蘭兩人的才幹纔辦得了。他不過是個典型的第三共和國的領袖，比起一九一四年以前和一九一八年以後的成打的法國總理來，沒有好一點，也沒有壞一點。因為有一點毅力，運氣不錯，再加上一些政治手腕，於是達拉第就登上了總理的寶座，可是究因不配而跌了下來。

偉大的政治家應該在知道英法兩國準備不及德國時，儘量避免與德國的戰爭，而誘使他和蘇聯去衝突，可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後的英法政策，計不出此，結果乃引起了戰爭，而英法的不利地位，卻比一九一四年更甚。在這裏，達拉第的失敗正和一個平庸的法國人之失敗一樣。少數的法國軍官主張一開戰就出兵比利時以側擊齊，菲里防線，可是達拉第及其所代表的平庸的法國人不贊成。

達拉第在法國很受人望，自第三共和國成立後，就一直領導着法國的內閣。他身軀短而結實，態度嚴肅，出生於一八八四年六月十八日，籍是伏克勞省(Vaucluse)卡本脫拉城(Carpentras)，與歷史上的名城阿維儂(Avignon)相距不遠。父親是麵包師，他是次子，但他母親知道他將來一定出入頭地，所以叫他的哥哥繼承了父業，而讓他求學上進，後來便做了中學教員。

達拉第的父親是社會急進黨的信徒，但法國政黨所取的名字常常比他的內容前進若干倍的，其實這個黨既和馬克思主義無關，也並不急進，而是溫和的自由主義者之結合，可是這卻使達拉第有了社會民主政治的愛好。

達拉第曾執教於尼司每(Nismes)及格雷諾勃兒(Grainble)兩高中，後去義大利研究十九世紀義大利革命史一年。世界大戰是他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他當了兵，打得很勇，升到大尉。戰後與一個巴黎醫生的女兒結婚，但達拉第太太生過兩個孩子以後，身體便不太健康，一九三二年乃與世長逝。同時達拉第亦放棄教授生涯，而參加實際政治，——入衆議院爲議員。

達拉第做法國內閣總理的途徑與其他的總理一樣，先是議員，慢慢的出名，便成爲小領袖，後來居然是急進社會黨的主席，於是入閣爲殖民部長，旋調公用工務部長，但最出名的是在陸軍部長任內。他第一次任內閣總理的期間很短，但自一九三六年再任此職以

後，便直到今年五月德軍進占師丹(Sedan)，纔由雷諾繼任。

因爲他有上次大戰的經驗，所以對於軍務很有興趣，而且懂得各種技術上的問題。所以一個麵包師匠的兒子居然做了最高國防會議的主席，而卻並不僥事。馬奇諾防線的築成，他的功勞甚大，他還增加了許多有很好訓練的後備兵。所以在平常，他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勤謹的陸軍部長，可是到了不平常的時候就糟了。他和不幸的甘末林總司令一樣，不懂得一九四〇年戰爭的性質。把一切防禦力量都委諸於馬奇諾防線，於是德國的大量飛機坦克一來，便手足無措而大敗虧輸。

二

法國的政治是變動最快的，所以達拉第也和一切法國政治家一樣，上臺下臺，忙得不亦樂乎。自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暴動以後，他的聲名稍爲低了一點。這次暴動起源於一個國際騙子史太維斯基(Stavisky)的自殺，法西斯團體乃借此張大其事，驅使暴動者越過塞納河向衆議院進攻，達拉第命令開槍，當場擊斃暴動者十七人，傷者更多。他替自己辯護的理由是因爲那些人企圖「危害民國」。

於是他成了右派的公敵第一號，而他的經濟政策亦得不到左派的歡心。可是他依舊在一九三六年的大選中獲得勝利，繼人民陣線下臺之後，作了急進社會黨、社會黨、共產黨

與所謂人民陣線等聯合內閣的陸軍部長。

人民陣線的下臺，原因很多，在外則法郎不斷貶值，生活費用不斷上漲，生產成本增高，罷工到處爆發，舉國不安，政府無法殺定。在內則對於西班牙內戰問題，意見甚多，特別是共產黨的決議，一舉一動都要受莫斯科的指揮，這在非共產黨的法國人看來，是奇恥大辱。

不過繼任的內閣決不能是保守的，而依舊得仰左派人士的鼻息，因為議會裏多數的還是急進社會黨啊！因此達拉第便是最適當的總理了。

達拉第於一九三八年春季組閣，那時納粹已取去奧國，威脅捷克，歐洲大陸上一片愁雲慘霧，達拉第便趕緊與英國取得諒解，並偕同龐萊（Bonnet）親往倫敦聘問，及後英王及英后亦赴法報聘，這兩次訪問奠定了後日英法軍事同盟的基礎。

自人民陣線瓦解以後，達拉第在國會裏的支助者便由左派漸移到右派而依舊以他的急進社會黨為中心。他又以實際局面瞬息萬變，危機迫在眉睫為辭，向國會取得了內閣發布命令等於法律之權，這便一半近於獨裁了。亦正是德國的白魯甫（Hitler）在威瑪共和國危急時的做法。

達拉第從慕尼黑回來的時候，大受法國人的歡迎。他知道犧牲捷克對於法國比對於英國更不利，張伯倫只知道捷克是遠處的一個小國，與英國無多大利益。但達拉第有多年的

軍事知識，他知道沒有了捷克，法國的東歐同盟國就算也跟着完了。可見他亦知道法國的輿論贊成對捷克打仗的不多，而一旦對德作戰，在空中上又毫無把握，加以一向領導法國外交的英國，又並不想打仗，所以他終於妥協了。而這一妥協亦果然得到大部分法國人的歡迎，當時只有共產黨人反對。然而這種反對在德蘇協定成立以後，立刻受到了很嚴重的批評。

三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達拉第批准了德法友好宣言，但和張伯倫一樣，德國占據捷京巴拉格以後，他卻驚愕不置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在參議院內辯護他簽字於慕尼黑協定及批准德法友好宣言道：「慕尼黑協定嗎？被破壞了。德法合作宣言呢？亦在精神上和在字面上一樣地被蹂躪了」。此後他也知道戰爭無可避免，於是重訂外交政策，要切實保衛波蘭，警告德國如果侵入波蘭，法國立刻動員。這政策得到全國會的擁護，即舊反對他的國內經濟政策的社會黨和共產黨亦無例外。特別是共產黨，因為他正奉到莫斯科的命令，把英法拖進戰爭，而讓蘇聯逍遙觀火。

在新經濟政策開始不久，達拉第曾偕同赫里歐，到蘇聯去作過私人訪問。但他和其他西歐政治家一樣，不懂得蘇聯的情形和心理，他常常以為英法蘇協定是不成問題，可是其

美卻加速了德蘇協定的成立。這消息傳到達拉第耳朵裏，他起初還不信呢！

達拉第終以為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對於一個民主的和平的法蘭西，是一種悲劇。他在戰爭前夜給希特勒信內的最後一句，充分洋溢着這種悲觀主義的論調：

「如果法國人的血，和德國人的血，再和二十五年以前一樣的流程，則兩個國家都依舊會自信必勝而苦戰，可是最確定的勝利者卻只是破壞與野蠻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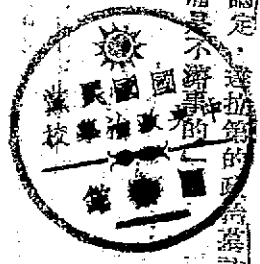
所以自戰爭開始，達拉第便陷落在失望的氛圍中。他的負擔已非他的能力所能肩荷。他每天上午九時開始工作，常常到深夜不得休息。他不能做一個大時代的領袖，他沒有能力把許多細小的瑣事從腦中廓清而專心致志於大的問題。他手下的各部會裏講是未辦完的公事，特別是他下任前的幾天，甚至最緊急的事情都擱置了起來。

芬蘭問題一發生，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全國人都覺得如果法國能援助芬蘭，芬蘭是不會敗的。達拉第在衆議院秘密會議席上解釋他何以不援助的理由，可是得不到議員們的滿意，一次不信任投票推倒了他。雷諾乃繼爲總理。

達拉第與雷諾是絕然相反的兩種作風，達拉第比較不大開通，法國以外的事情就很少知道，而雷諾則是一個很有名的大同主義者。雷諾上臺未免太遲，可是平庸的法蘭西人和平、鬆懈，而又不次相信其他民族的兇殘或武力的法蘭西人——和平庸的法蘭西政治領袖已都一起完了。

海爾西的悲劇

蓋棺論定，選拔領袖的政治標誌銘該是如下的一句話：
「平庸是不濟事的」



2 OCT. 1944
中央黨校

期 日 出 借

29 Nov 41

8 Sep 32

10 Dec 41

4 Oct 32

21 Jan 32

13 Jan 32

21 Aug 32

21

10 Mar 32

15 Dec 31

16 Feb 32

16 Aug 32

16 Aug 32

5 36

742-284 804 18581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 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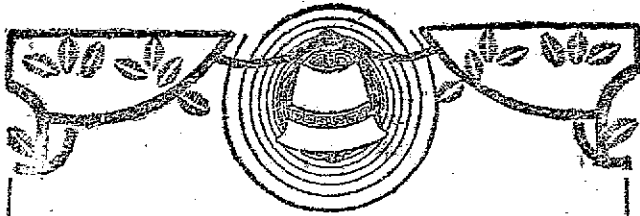
法蘭西的悲劇

17 SEP 1944

25 OCT 31 5 P

中華民國
中央圖書館
館書圖

742-284
804 1858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國際問題小叢書之一

法蘭西的悲劇

全一册 實售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355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第一五七四號



284
64

本紙國
30